

[美] 彼特·真克英斯著

跨越中国

• ACROSS CHINA

• 冀开运 古建军 刘保忠 译
• 杨达复 审订
•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跨越中国

[美]彼特·真克英斯著

冀开运 古建军 刘保忠 译

杨达复 审订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1218504

(陕)新登字 008 号

跨 越 中 国

[美]彼特·真克英斯著

冀开运 古建军 刘保忠 译

杨达复 审订

*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(邮政编码 710062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乾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 字数 159 千

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 000

ISBN 7-5613-0594-X

I·68 定价:3.70 元

目 录

1	电话里的约请	(1)
2	雪 虎	(7)
3	试 妻	(10)
4	梦 想	(18)
5	话说中国	(24)
6	我有翻译了	(31)
7	滞留期间	(38)
8	向珠穆朗玛峰进发	(42)
9	在喜马拉雅山上空	(45)
10	红毛腿	(48)
11	克里斯	(53)
12	行车途中	(61)
13	吉姆的故事	(67)
14	女向导	(71)
15	圣 人	(76)
16	珠穆朗玛峰	(79)
17	赶牦牛头人金麦	(83)

18	夜幕下的山音	(89)
19	在死亡地带	(97)
20	天 籁	(101)
21	卡罗琳的日记	(105)
22	聚餐晚会	(109)
23	狂 人	(116)
24	乡 思	(119)
25	布达拉宫	(122)
26	离开拉萨	(125)
27	飞抵成都	(128)
28	芳 园	(131)
29	四川家宴	(135)
30	迪斯科	(138)
31	兰瑛的童年	(140)
32	路过西安	(143)
33	鲤鱼宴	(149)
34	往事如烟	(155)
35	穆 安	(164)

36	草原上的风.....	(167)
37	内蒙庙会.....	(170)
38	巴彦淖尔.....	(173)
39	蒙古爸爸.....	(179)
40	成吉思汗.....	(183)
41	烤羊晚会.....	(186)
42	最后一站.....	(192)
43	异国恋.....	(197)
44	福州街头.....	(201)
45	渔村风情.....	(204)
46	蟹 菜.....	(209)
47	告别中国.....	(213)
48	凯旋归来.....	(217)
49	登上峰巅的人是谁.....	(224)
50	炉火前的思念.....	(233)
	后 记.....	(237)
	大事记.....	(240)
	本书的评论.....	(242)

电话里的约请

我又饿又烦，心情沉闷，不想出门远行。

此刻，我正坐在令人恐惧的绿白色拖车里，观看一些旧幻灯片，甚至不想向窗外瞧。天空是低沉而令人压抑的铅灰色，似乎阴郁的冬天一般，小树毫无生机地呆在近旁。这是二月下旬的天气。在过去的两年里，我一直在这通风的拖车里工作。这拖车就座落在路德先生的杂货商店后边。

自从历时五年的穿越美国的旅行结束以后，我们迁居到春山（田纳西州）。这是人口不足 1000 人的小镇。我们的 135 英亩的农场就位于春山东市区的边沿。这儿距纳什维尔南部有 120 多公里，周围没有多少饭馆供人就餐，简直是奶牛和马比人多，干草和苜蓿地比饭馆多。午饭时，我去大众餐馆，吃一顿用当地最好的牛肉做成的汉堡牛排，然后留下一堆佐料和烟一样的气味；或者是去色当旅店，用几美元买点牛肉和玉米面面包。

大众餐馆紧挨着一个企业合作社和一家理发店，色当旅店座落在红色舰艇商场（这是小城里唯一在下午 8 点以后能买到狗食的地方）和安德逊五金商店之间。安德逊好长时间不

开门了，那是方圆 10 里唯一能够买到螺丝和钉子的地方。

不，今天我不想太友好。如果你住在小城，那你就会无人不知。当你心情烦躁时，最好不要在大庭广众的场合露面。也许我穿过碎石铺成的停车场，去路德家拿一份节食杂志和一袋都咸子。路德夫人喜欢唠叨，当我在银行排队时，她总是喋喋不休，有时跟着我出门还在说话。我从路德夫人那儿知道了许多民间趣闻，这要比从哈罗德日报、收音机和 5 频道电视新闻知道的还要多。

我精心筛选了几百箱幻灯片，以便加快完成我的幻灯片展览。在过去几年里，我常常应邀到美国许多大学去作关于穿越美国旅行的报告。我对着从窗子射进来的微光细细查看这些幻灯片。这是我在新墨西哥州高原上拍摄的。色彩是深黄色和夏末的深紫色，这是西部牛仔的天空。我能看到扭曲多节的篱笆杆和风车的黑色轮廓。这些幻灯片又把我带入那种情境。

为什么我不能乘坐福特汽车，沿着 65 号公路直线前进，直奔纳什维尔机场再飞往那儿呢？那儿有和煦的阳光，温暖的风，绿草如茵的地面。不，不能！我的妻子巴巴拉正期待我回家吃饭，该轮到给孩子们洗澡了，该给他们在睡觉前读儿童故事了；还有火炉需要添柴，我那 50 头奶牛和公牛需要干草，我的田纳西公马需要“甜蜜”饲料，我的爱斯基摩狗需要优质面包……。

我又拿起另一个幻灯片。这是我穿着运动服、黄衬衫时给自己拍照的。我简直成了一架旅行机器，两腿晒得黝黑，瘦骨嶙峋，时刻准备背负行囊，靠荒野为生。我在什么地方才能尽自己的责任呢？农场，家庭，拖拉机，百年农舍以及最后六个月

的总体修缮，税收及电话线路？

突然响起了长途电话的铃声。

“彼特，我是斯基普。”

我与斯基普是在新奥尔良旅行时结识的。当时我的行囊、睡袋和帐篷已用得破烂不堪。以前曾听说占斯波特的设备好，于是我决定使用他们的产品。恰好斯基普和他的堂兄弟马玛大约 10 年前就经营占斯波特。他们给我买了一个新行李袋、一个圆盖的帐篷以及一对物美价廉的睡袋，然后用船运到新奥尔良。就是在这段旅行中我们成了好朋友。

“玛瑞怎么样？”我立刻问道。通常在我们的对话临近尾声时就都要提到玛瑞，这时我多么想听到关于他的疯狂趣事。玛瑞是我所知道的一位放荡不羁的人。一次，人们正在举行休斯顿迪斯科舞会，他攀上马车轮一样大的环形吊灯玩空中飞人，其举动吓跑了舞场保卫者和在场的休斯顿警察。他英勇无畏，敢作敢为，诸如在一条栏杆上以野蛮的西部风格跳跃，沿着栏杆走路，用脚踢飞偶而遇到的瓶子等。当碰到残暴的人类行为或设计旅行袋时，他显示出充分的创造性。

“玛瑞一切均好，巴巴拉怎么样？”

“我告诉你，她又怀孕了！”我们才在几周前发现的，似乎这第三次怀孕不像前两次那样费尽心机。

“孩子什么时候降生？”斯基普比平时反应更快。

我屈指一数，说道：“10 月的第一周。”

斯基普什么也没有说。他安静了一会儿，时间很长，以致让我怀疑是否我说的话惹恼了他。我们俩马上又恢复了谈话，然后斯基普打断了我的话，说：“你听说了我去中国的事吗？”

“去中国？”

“对，你喜欢去中国吗？”他的声音毫无感情。

“斯基普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！”

“我是严肃的，你同意和我们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吗？我们将跨越中国和西藏。”

我还不能完全接受这件事。“为什么？嗯，我想你们去珠穆朗玛峰干什么？”我支支吾吾，想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，以便完整地领会斯基普的意思。我很震惊，这事太罕见了。

“卢·温特克组织了一支登山探险队，叫‘1984年中国/珠穆朗玛峰探险队’。他们想成为第一批从西藏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。你知道，他的孪生兄弟吉姆是1963年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。”

“什么时候出发？”我有点结结巴巴地问道。

斯基普好像用手捂住了电话，我听见他对某人说：“请让我再讲一分钟！”

“继续说，斯基普，你怎么能让我着急呢？”

我想远远离开这偏僻的小城，这安居死守、令人厌烦的冬天。我的记忆犹如那饥饿的电子计算机搜集信息一般地迅疾活动起来，浮现在脑海中的任何意象都有助于我描述从未想过要去的中国。

我从《国家地理学杂志》上看到一幅旧彩图，峰巅如同尖刀直刺云霄，珠穆朗玛峰为浮云所淹没，登山者出现在巨大的令人眩晕的白色冰川上，看上去就像一个小黑点。

在大学艺术史课程中所学过的中国雕刻的内容突然浮现在脑际。我能十全十美地列举出它具体而相称的形态线索，诸如奔驰的青铜马，庞大的陶瓷狮子，不可思议而复杂的石头雕刻等，而这些石头雕刻得花数年时间才能完成。

我追忆起许多长城题材的令人喜爱的中国绘画。这时，戴着金丝眼镜的艺术史教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。他指出了宋朝艺术家极富技巧的笔触。这些画作在长幅精致的纸上，画的背景是受过侵蚀的翠秀峰峦，也画着弯曲的老树，树上栖息着众多的白鹤。

“彼特，你还在那儿？”斯基普问。

“是的……我在这儿！”

“实在对不起！”

“你应该告诉我探险队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如果经费能及早筹集，所有关于中国的详情能弄清楚，打算让探险队在8月上旬某个时候从西雅图出发，次日直达北京。从那儿我们直抵西藏，西藏距北京有数千里之遥。”

“西藏在哪儿？”我问。斯基普停顿了一下，试图说明西藏的位置。

我自以为愚蠢，不能描述世界的那一部分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不能断定哪些国家与中国毗邻，不能确定苏联哪一边与中国接壤，由于涉及到珠穆朗玛峰，我才想起它在尼泊尔，而非西藏。

“西藏在中国大西南的边角，至少我认为它在西南，谁知道？它也许在东南。”我还不能想象西藏在何方，正如同我不能描述墨西哥怎样与得克萨斯州和亚里桑纳州接壤一样。

“我认为西藏与印度、尼泊尔和不丹接壤……”他提到的后一个国家听起来都比前一个国家更有诱惑力。

“你是怎么想的，真克英斯博士？你的日历上是否安排了去中国的行程？”

“斯基普博士，我去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真这样快地决定了吗？”斯基普不相信地问道。

“我猜是的，嘿！这是人生一次难得的旅行，我不想让任何人代替我。”

斯基普好像冲出去见过某个人，又很快地回来接电话。

“谢谢你告诉我，斯基普！”我挂上电话前情不自禁地说，但无论如何，也不能充分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。

于是，我沿着拖车欢呼雀跃，如同鹤舞一般；我放声呼喊，仿佛体内注入肾上腺素一样，以致于使我忽发奇想：从美国跳到中国。我多年以来的愿望将要实现了！



2

雪 虎

后门紧锁，自从前年夏季以来，我们一直住在春山商业区的这座年久失修、布满漏洞的屋子里，最近才修缮完毕。老屋距公路有一英里远。

原先屋壁到处是水浸过的斑痕，又蒙着灰尘，褪了色的墙纸已片片剥落，石膏做成的天花板在空中悬吊着。一天晚上，当拜访我的堂兄比利正在熟睡时，大约 50 磅重的石膏块掉在他身上。比利是一个壮实的小伙子，感谢上帝，没有伤着他。

今天晚上，对不可思议的探险的遐想，使我劲头越来越大。我想飞快地跑到巴巴拉身边告诉她这一切。我知道她会理解我的。

她不在厨房，也不在浴室，我听见 4 岁的女儿瑞贝卡正在与她幸福地谈话。我悄悄地走进起居室，还是没有人。

“巴巴拉，你在哪儿，亲爱的？”

“我在这儿。”她回答道，听起来像是呻吟声。

巴巴拉躺在长沙发上，盖着一条被子，脸色苍白，略带病容。这不是孕妇晨吐，因为现在不是早上。可她说整个下午，她都感到身体虚弱。她似乎无力走过房子，更不必说她听到我

去中国、西藏和珠穆朗玛峰了。她怀孕已两个月了。

“你好？”她有气无力地问道。

“嗯！一切正常。”

1岁的杰德听到我的声音，从小憩中醒来。我走过去抱起他，坐在巴巴拉的对面。我估计着如果告诉她我去中国珠穆朗玛峰的话，很可能发生最坏的事，尽管我已答应斯基普我去。如果巴巴拉坚决不同意，我也就只得偃旗息鼓了。然而，我一定要实现我的梦想，直到她克服早期妊娠反应为止。

“彼特，我准备去商店买些尿布和别的东西。你带着瑞贝卡和杰德一起去买好吗？清单放在厨桌上。”

谁现在顾得上考虑吃饭，更何况尿布。

“没问题，咱们坐车走吧。”我喊着把孩子们叫到一起。

瑞贝卡，我天真可爱的小公主，动作优雅，总是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，一但我告诉她我去珠穆朗玛峰，她一定会支持我的。可杰德却截然不同。他反应迟钝，很难适应异常的环境。

我带着孩子们穿过大厅径直走出门外。这时瑞贝卡抗议道：“爸爸，外面太冷，我们要穿外套。”

我又返回去，拿了外套，才把孩子们塞进了车内。我几乎不能全神贯注，为了不出意外，便不让中国珠穆朗玛峰浮现于脑海。

几乎刚到门外，我听到巴巴拉喊叫：“彼特，我有病不能做饭，你能到肯塔基煎鸡店买点东西吗？”

我们距31号公路有1英里远。沿着这条路直达哥伦比亚市。这时，我才意识到忘记把杰德放在座位上。我如果继续这样干，我们家也许活不下去了。

当我们路过牲畜墓地时，正遇见邻居玛丽埋葬了可爱的北京小狗，这让我回忆起了少年的情景。

罗达婶婶让我们6个孩子长期预订了《国家地理学杂志》。我知道杂志每月何时邮来，我总是抢在弟弟和妹妹之前第一个抓到杂志，以防这些淘气鬼把书弄脏。那份杂志和《男孩生活》是我唯一关心的邮件。

当我10岁、11岁时，我经常拆开邮件的棕黄色包装，仔细欣赏杂志封面，寻觅有趣的故事。

我和孩子们继续驱车前进。这时，我又想起关于喜马拉雅山山民的故事。因为超自然的忍耐和勇敢，这些山民被誉为“雪虎”。这些夏尔巴人能不带额外氧气，徒步登攀到冰川以上，并且背负白人的仪器设备，而这时西方登山者才能挣扎着移动10多步。

我曾看到杂志上有这样一个画面：在高山上耸立着石头庙宇，庙宇上有供人祈祷的幡旗。对他们来说，大山是众神，有的可爱，有的凶恶。我回想起奇形怪状的牦牛，它们驮载着货物穿过狭窄的岩石铺成的山道。西藏人用牦牛的粪便作燃料，以牦牛肉为食，以牦牛的毛纺织衣物，以牦牛的皮制作皮革。我还记得喜马拉雅山人的形象，他们的面容由于阳光暴晒而皱纹纵横，穿着鲜艳的羊毛衣服。

奇怪的是多年来我没有想过的事，而一个电话让我浮想联翩，仿佛昨晚才读过陈旧的《国家地理学杂志》似的。

我们到商店以后，购买了三袋杂货及烧鸡块，径直回家。我没有想到杂货这么昂贵。当我们回家时巴巴拉还躺在长沙发上。我知道我必须等待。直到她感觉良好，我才能告诉她我去中国珠穆朗玛峰。

3

试 妻

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，我严守去中国、内蒙古和西藏的秘密，就好像赢得 500 万美元的彩票而不能向外人泄露一样。也许，当我们的牧场开始脱去冬天死气沉沉的枯衣，而在春风送绿的季节里变得芳草萋萋、生机盎然时，巴巴拉的身体会好转的。怀前两个孩子时，她妊娠反应没有这么长。我必须等待良好时机，尤其是因为我去旅行，就意味着在巴巴拉怀孕后期我必须离开。如果在中国我有个三长两短，诸如从珠穆朗玛峰上摔下来，或者别的事，那么我就错过第三个孩子的出生期。我知道那对巴巴拉太残酷了，她能原谅我吗？

我考虑得越多越想去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。然而，作为父亲和丈夫，我意识到现在还不是离去的时候，这将使怀孕的巴巴拉和年幼的瑞贝卡和杰德很难生活。如果巴巴拉不愿让我去的话，我就只得放弃这次机会。唉！她会同意吗？

第一次试妻。

一个星期过后，我决定巧妙地谈谈这个问题，看看巴巴拉的态度如何。二频道正在播放《夜钓》。

“巴巴拉，我告诉过你斯基普要去珠穆朗玛峰探险吗？”我

很随便地问。

“亲爱的，你先等一会儿，好吗？我正在听苔德·考普讲话。”

大约 10 分钟后，她说：“你刚才说斯基普怎么啦？”

“我问我是否告诉过你斯基普将去西藏的珠穆朗玛峰探险。”

“斯基普结婚了？”她问。巴巴拉总是期望我们的未婚朋友喜结良缘，而斯基普常说他不愿脖子上套着婚姻的枷锁。我认识斯基普 9 年了，他从未打算结婚。但最近他遇到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漂亮的卷发姑娘，斯基普似乎很认真

“不，他没有。但他好像最近遇到一个姑娘，她叫苏珊。”

“嗯，很好，我希望他能活着回来结婚。旅行应该在结婚之前，特别是在有孩子之前。”

好啦，这次试妻到此为止。我谨慎地将一直在读的《山神觐见记》一书藏在书架上。此书的内容是讲对 8047 米高的世界第二山峰 K—2 的探险。8047 米高，高于我们通常的飞行高度。人们认为 K—2 是世界上最雄伟壮丽的山峰。我们登山队的两名队长卢·温特克和吉姆·韦克韦尔已登过此山。我等有着良机再劝说巴巴拉让我去中国珠穆朗玛峰。

第二次试妻。

又一个星期过后，我收到一封信，信上有圆形蓝色符号，这表明它与中国有关，信的顶部是“中国/珠穆朗玛峰 1984，”符号下面为“珠穆朗玛峰。”信笺共有 4 页。不管怎么样，再用不着个人解释了。

中国/珠穆朗玛峰